正誼堂全書

0仁13
743
13

仁門 13
號 743
卷 13

朱子文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閒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閒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日購求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予晦渠必有說卻以見諭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麤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麤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閒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方引小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

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詆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瘢孟子之癥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

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日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閒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曰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閒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歸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

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蹶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讒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邪文仲爲蘇公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石子重　壬

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探遠舍吾心以求聖

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李伯諫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閒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誣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胷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册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察院語此亦

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眞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眾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譏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眾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尙可以爲道乎

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

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
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
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
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
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
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
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
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
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
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
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
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
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卻有不同
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
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
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
可食此則不同矣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
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眞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

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疏後來卻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

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誣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予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答李伯諫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

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麤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諭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惡皆卽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卽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閒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閒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

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
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
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
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不審賢者
以爲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
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
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
則存存則靜而其動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二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歐陽慶似　光祖

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

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
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　士敦

示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
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歧不可欲速但
常存此心勿令閒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
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
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
太徇時好然務爲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
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諭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
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
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
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諭而略言之縮字訓直
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
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
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
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
氣詖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
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

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
只二先生有說處鈔出同看可也

答巨子野

示諭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
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爻然後有辭卦爻有變老陽老陰然後
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
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閒舉
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
茲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
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
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
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
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
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
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
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
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
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
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
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

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李深卿淑

昨擇之持示別紙敎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敎所擧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捄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閒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

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閒卻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諭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卻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諭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閒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

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
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
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廢卻自家合做底緊切工
夫卻與人爭一場閒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
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
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
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
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
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
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
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
若不如此方寸之閒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
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
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
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
疆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腳根卻
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
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他教人者須
常存此心
郭子和申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迷悶也其他所
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
曉此意千萬息卻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慤實踐履

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楊子直　方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

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眞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太抵身心內外初無閒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幷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閒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諭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閒之實故爲此說幷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幷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答廖子晦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髣髴甚者拔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託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託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成

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閒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

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激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
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
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
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
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
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
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違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
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眞誠也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
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
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
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
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
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
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
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

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郤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間已發其端而近

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尙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燔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

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
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
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
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
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
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
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
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
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
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
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
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凡此皆亦麤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
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
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
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
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
耳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

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歎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於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眞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王所以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眞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歎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

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閒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閒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歎也來諭蓋已得此大意然持

之以久全在日用功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眞實見處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間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

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擧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

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疏率之罪然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叩數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麤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堅仰高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敎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閒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

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
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
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
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
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
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
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
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
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
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
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
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
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
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
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
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
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
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
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
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

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會捉得此
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
向使不因來諭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
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
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
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
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
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合久自拘縶也大顛問答初疑
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髣髴計其爲人山野
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

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
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
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
異敎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
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
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
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
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
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
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

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閒才得一歸埽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遠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腳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者寄兄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諭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尙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尙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痛病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諭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

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示諭爲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閒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閒斷

答周舜弼

來諭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程正思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恩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麤疏處辨論功夫勝卻玩索意思故氣象閒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倘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疏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盲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盲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册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盲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百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

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繫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允夫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及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處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閒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稾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頗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氷消瓦解無立腳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眞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閒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

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違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疏密於毫釐之閒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卻見諭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閒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

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卻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値風雨尤快心目也

答董叔重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是看大指卻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粲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殊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

爲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於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

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違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

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爰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心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矣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

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
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
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
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
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
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
固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
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
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
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妄意如

此乞賜諄切垂誨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卻稍輕減但今餘證往
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
歎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
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
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游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
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卻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
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幷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

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諭職事縷縷備悉既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槩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卻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窒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最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諭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

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麤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永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在田段中閒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

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閒以見均田平賦之效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同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

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旱暵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卽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閒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耶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尙未及報但告羅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眾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何叔京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雖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眾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眾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

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
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
緑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
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
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戸經由必能具
道此閒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
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
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
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
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册之外別
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
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文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
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南仲　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
延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
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

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諭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

知與游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祈子明

伏蒙鐫諭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諭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

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幾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

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擧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窒略毋詳窒疏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腳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胷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眞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眞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槩數千字而無一字可以的當與介父者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而未易究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賸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卻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卻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　只此數字分明卽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卻恐不免眞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其他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合分

明便中蚤報及也

答王晉輔

薦承委諭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閒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諭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

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
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
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
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
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
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
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李晦叔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又當有以
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侯官馬琇荃瑩岡分校
閩縣葛　華實夫分校